

「奥秘尽在不言中」

中短篇小说·诗词新序

莫言

本有机会逃脱，却又藕断丝连牵挂。到底把灾星引回了家。人仰马翻，鸡飞蛋打。生死相依，合二为一，埋在一起算了罢。这故事，是人生寓言，抑或童话？

仿沁园春词牌述《怀抱鲜花的女人》故事

题《战友重逢》

几次酒后吐狂言，得罪多少弟兄。仰天长叹问苍穹。六十人老未？依然是顽童。

遥想军旅正年轻，一腔热血如虹。猫儿洞前访英雄。祖国好儿女，笑脸映山红。

仿临江仙词牌忆写《战友重逢》情境

题《师傅越来越幽默》

临近退休下了岗，师傅甚感委屈。拉辆破车当小屋，偶尔发小财，平安即是福。

人生从来无绝路，快乐源于知足。山回路转唱新曲，穷人好幽默，富人装糊涂。

丙申九月九日，打油词仿临江仙词牌，述《师傅越来越幽默》故事

题《白狗秋千架》

旧情牵连，白狗引路，进入高粱深处。卑微要求如尘土，顺也哀痛拒也苦。

游子还乡，文学母题，作品不尽其数。总是爱恨死纠缠，诉不尽偏还要诉。

打油词仿鹊桥仙词牌，述《白狗秋千架》故事

题《爱情故事》

你也说爱情，我也说爱情，其中的奥妙谁能说得清？

为什么美少女嫁给白头翁？小屁孩迷恋老知青？

为什么翻山越岭不嫌累？吃糠咽菜不嫌穷？

请看河边柳，请听江上风，还有那冰雪梅花伴青松。

奥秘尽在不言中。

丁酉二月顺口溜释拙作《爱情故事》

题《与大师约会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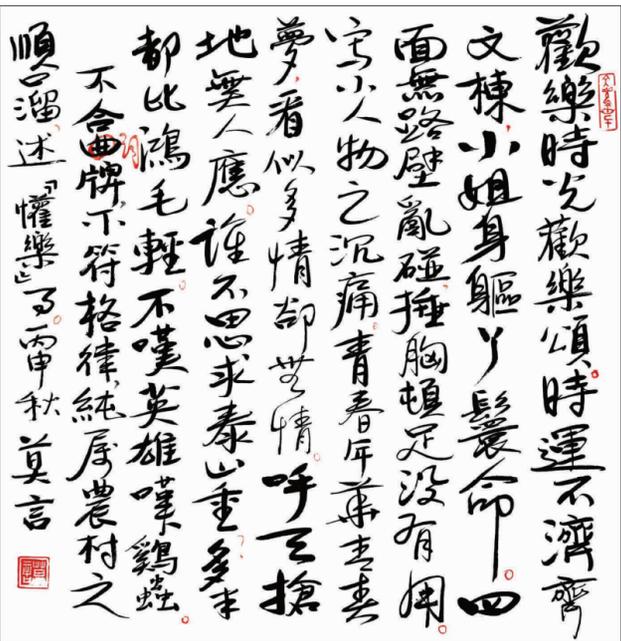
到处逢人说大师，装疯卖傻堪称奇，剥开画皮笑死你。

拆穿骗局破痴梦，开动脑筋多沉思，求神不如求自己。

打油词仿浣溪沙词牌，述《与大师约会》故事。丙申九月初九

题《怀抱鲜花的女人》

墨绿长裙，金黄头发，怀抱鲜花。是鬼魅妖狐，仙女菩萨？膝前黑犬，状甚油滑。楚楚神情，我见犹怜。没拴住心猿意马。只一吻，倒霉蛋王四，大祸惹下。



莫言题《欢乐》手迹

回音壁

南方也给先祖送寒衣

陈老萌

前几天是盛行民间的寒衣节，正好接连读到两篇说及这个鬼节的文字。一是从冯其庸口述自传《风雨平生》节录的《红楼随谈》，说他校注《红楼梦》：“有一回：秦钟死了，贾宝玉跟柳湘莲说，有没有到秦钟的坟上去看看，十月一了，我要去祭扫一下，大致这个意思吧。我们当时校和注的过程中，都没有当一回事，后来上海有一个读者给我写了封信，说你在《红楼梦》的校本本里对‘十一月’没有注释，其实应该注释，因为这是北方的一种特殊风俗，‘十一月送寒衣’，要给已故的人上坟，因为天冷了，要送冬天的衣服了，所以有‘十一月送寒衣’的风俗。”冯其庸根本不知这个节日，询问为他开小车的北京司机，又问他住处的北京市民，确信后再查阅相关史籍，补注了一段。冯其庸更不知南方也有这个鬼节，不为“特殊”在北方。他说：“民俗，南北有区别，像我们老家就没有送寒衣。”他老家无锡。

第二篇是《文汇报》上何频的《早清明，晚十月一》，恰逢寒衣节后三天。何频同样认为南方没有寒衣节，引证的
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有一则扶乩请仙的故事。一人问：“亦竟无常胜法乎？”判曰：“无常胜法，而有常不非法。不奔则常不非法。”这鬼仙八成是道家。如是儒家，可能会如是回答：“吃一堑，长一智。”盖一“无为”、一“有为”也。

仔细揣摩一下扶乩人所问的“常胜”，既指盘盂皆胜之“胜”，当也指三局两胜之“胜”，总之以胜为目的。而鬼仙则来了个调包，躲开“胜”字，只说“负”字，于是“不奔则不非法”。不奔，“无为”也。无为，则“不非法”也。不非法，不亦“胜”乎。这有点弯弯绕，也颇有点像阿Q，以这个“不输”的自

己去对付那个“想赢”的自己，自己逗着自己乐。可是，固然不输了，但不可能再赢了。

闲看漫画集，看到华君武的漫画《永不走路，永不摔跤》，哇哈，乾隆爷年代的那位鬼仙在这儿又碰面了。不同的是，不仅“不奔”了，更进而永不走路了。“无为”得更

彻底。画旁题跋中有一句“虽然活到七八十岁，岂不成了怪物”。试想这裹在襁褓里的怪物既然活着，总得要吃、喝、拉、撒。在襁褓里吃喝尚可将就，可哪拉哪撒？“不奔”可忍，而“内急”实难以忍。“无为”偏偏碰上了需要“有为”去解决的“内急”，奈何，奈何！



关于松江唐经幢的历史地理问题

杨坤

松江唐经幢（下图），建于唐大中十三年（859年）。是上海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地面建筑，在现存唐代经幢中也是保存较为完整和体量较大的一座。建国以后，曾先后公布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、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。1988年1月13日，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它现在所矗立的位置，是在松江区中山路路西司弄43号中山小学校园内。虽然1964年修缮后，唐经幢被提升到现在地坪的位置，但点位未曾改变过。因此，唐经幢除了其自身

所具有的文物价值外，自然还有着极其重要的城市历史地理的考古研究价值。

唐经幢题记给我们的信息，是乐安蒋复和吴兴沈直軫制造陀罗尼经石幢一所，“立于通衢”。已经讲明白立幢之地，是华亭县城的通衢。那么，是否就可以认为唐经幢立于华亭县城的十字路口呢？

从南宋《云间志》以降的华亭县城内的路桥记载，可以明确县城所采用的路网结构，是以丁字路为主干的。也就是说，华亭县城东西大街，西至

通波塘东岸有支路往北，东至今方塔园望仙桥一线有支路往南。其余弄、巷，都是在此主框架上进行衔接的。另外在东西大道南侧，还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市河，而唐经幢就在这条市河南侧百余米处。从南宋及其以后的华亭县城的河道、湖泊变化情况看，除了通波塘是兴役将其加宽、加深外，其余均逐渐湮塞或稍有疏浚而已。因此，虽然没有直接的文献记载，但从一千两百年前社会生产力水平来看，不难推测唐天宝十载（751年）华亭建县以后，其县城的地貌除了快速增加各种建筑以外，自然地貌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。

如果这样的推测能够成立的话，那么过去对唐经幢立于华亭县城十字路口的说法，显然并不完全妥当。当然，造成这样的认识，也似乎和旧有关于唐代县级城市一坊十字街结论有直接关系。那么，唐代的华亭县城是否就采用了一坊十字街的城市规划方案呢？

南宋华亭县衙署，其址在今天的松江二中校园内。以唐经幢命名的石幢巷，位于衙署西南一百五十步。在这个区域，有一处很重要的经济场所，那就是华亭县市。如《云间志》称“县治在市东北五十步”，“市桥在县西三十步”。正德《松江府志》还记载，“中和楼，在普照寺前，下临阇闾，民富物华，为一市最佳处。宋绍定间邑宰程熹建，张即之题额”。普照寺，其址在华亭县城东西大道北侧、今松江自来水厂一带，始建于唐代乾元年间（758—760年）。唐经幢西侧，则是华亭西湖所在。这些虽然都是南宋《云间志》甚至是明代方志的记载，但整个布局使人不禁联想起《东城老父传》。“大历元年（766年），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（长安）东市海池，

立陀罗尼石幢”，这个片段记载，恰好跟华亭县城的普照寺、陀罗尼经幢、西湖、市等处所，一一对应。只不过彼称“东市”，而《云间志》称此为“西市”而已。

然则，华亭县有没有“东市”呢？在《云间志》中，县东南三百三十八步有“米市桥”。该桥又名“谷市桥”，崇祯《松江府志》称其已废，且有二：“一在棠溪书院东，一在兴圣塔东”。另外还有牛市泾，在玉带河北，西通徐家桥，东至龙门寺东城外。米市桥、谷市桥、牛市泾，应该都因其与相邻的市场而得名。根据步数推算，米市桥就在望仙桥北侧，仅两步距离。而据崇祯《府志》，谷市桥位于照壁东。所以，米市大约是在今方塔园内望仙桥与天妃宫一带的地块内。元至正二十年（1360年），龙门寺自黄土桥迁至米市桥东南。同年正月沙门大欣撰《龙门寺记》，称寺所处“南瞰川流，北通市阡”，印证了米市桥与牛市泾一带的市场，在元代仍很繁荣。南宋许尚《华亭百咏·赵店》“日日黄尘路，喧嚷逐市声”，可见西市也很兴旺。

唐代的长安城，在大内南门外设置东市和西市。南宋华亭县的米市、牛市，位于华亭县衙署的东南侧。始建于五代后汉乾祐二年（949年）的兴圣教寺，也紧邻米市。所以，虽然尚不敢直接断言，唐代华亭县城的规划方案就是长安的精简版，但宋代华亭县东、西市的城市格局，受到了唐长安城的深远影响，则是毋庸置疑的。而且松江唐经幢的历史地理坐标，也因为唐人小说里的建筑事例，而更加妥帖于当年经幢周边的城市环境。若然，则“市”有时和“通衢”的逻辑界定，是可以部分相通的。

（作者为松江博物馆副研究员）

笔会



回音壁

徐凝与扬州之月

顾农

顷读李翰先生的大文《花月多“无赖”，岂独是扬州》（《文汇报》2017年12月1日《笔会》），非常赞赏。他讲“无赖”很透彻，说这是生动的反语，“‘无赖’本谓人之无状、无理，但诗人用之，在责备之外，往往又含有一种怜爱，是为嗔怪，有时嗔而不怪，乃至欢喜。”极得要领。爱到极点，无计可施，就翻过来说一句力度很大的话，如“亲爱的”尚嫌分量不够，便说成是“冤家”、“死鬼”。

我所关心的是二分明月。“无赖”之月首先是在扬州，然后才谈到“岂独”。笔者寓居扬州有年，且准备住到底——这里是联合国表彰过的宜居城市啊。现在又有高明之士来高谈扬州的明月，自然是很高兴的。

唐人徐凝《忆扬州》诗云：
萧娘月下难胜泪，
桃叶眉尖（一作“尖”）易得愁。
天下三分明月夜，
二分无赖是扬州。

扬州人自我感觉本来就比较好，徐凝这么一吹嘘，更加来劲，所以特别喜欢这里的后两句诗，自称扬州为“月亮城”，每年秋天举办“二分

明月文化节”。

从徐凝此诗前两句看去，在他心目中扬州明月同一位美女（“萧娘”）颇结不解之缘。《忆扬州》其实是一首怀人之作，他在扬州大约总有些浪漫故事。根据断章取义的古老传统，我们自然不妨只关心扬州的明月，至于徐凝心上曾经有过的什么人，那就不去多管她了。

扬州有天下三分之二的明月！
将事物一分为三，再将其中三分之二归于某人的名下，是一种很有力量的表达感情的方式。天下三分有其二，多么大好的形势啊。徐凝的《上阳红叶》诗也采用这一表达模式：“洛下三分红叶秋，二分翻作上阳愁。千声万片御沟

上，一片出宫何处流。”宫怨之沉重缠绵，得到了有力的渲染。占三分之二的东西，总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徐凝其人卒年不详，两《唐书》无传，据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（卷六），他是睦州（今浙江桐庐）人，一生游踪甚广，到过长安、洛阳、庐山、湖州、苏州、福建、扬州等地，元和间颇有诗名。他曾应举，不及第，“遂归旧隐，潜心诗酒。人间荣耀，徐山人不复贮齿颊中也”，以布衣终老。

徐凝参加科举前夕，曾经很出了一口气，头风，《唐摭言》卷二《争解元》条载：
自乐天典杭州，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。时张祐自负诗名，以首冠为己任。既而徐凝后至。会郡中有宴，乐天讽二子牙角。祐曰：“仆为解元宜矣！”凝曰：“君有何嘉句？”祐曰：“《甘露寺》诗有‘日月光先到，山河势尽来’；又《金山寺》诗有‘树影中流见，钟声两岸闻’。”凝曰：“善则善矣，无奈野人句云‘千古长如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’！”祐愕然不对。于是一座尽倾，凝夺之矣。

白居易（字乐天，772—846）是著名的前辈大诗人，他到杭州来主持地方政务，引得青年才子们纷纷跑来卖弄才华，争取得到垂青，以当地乡贡第一名（“解元”，或称为“解头”）的身份推荐到首都去参加国家级考试。由地方送上去的“解元”，考中进士的几率当然会比较高。决定谁是州里的“首冠”，还是要经过一番考试。据《云溪友议》的记载，当时白居易出了“长剑倚天外赋”、“余霞散成绮诗”两个题目考诸生，“试迄解送，以（徐）凝为元，（张）祐其次”。

决定解送名次的是考试，而试前的平时表现也很重要，或者说事先考生的印象十分重要。这比一张考卷定终身似乎总要好一点。当然，平时表现如何考察起来也很不容易，在当时就只能看诗写得如何，特别是有无名句——张祐（792？—853？）自己举

出来的两联确为佳句，《甘露寺》、《金山寺》二诗都是写润州（今江苏镇江）名胜的，他长期寓居于此，对此间的山水体会很深；而徐凝写庐山瀑布的诗句则确乎虽浅俗而更见精彩。赛诗公开进行，注意听取群众反映，这样总会公平一点。

徐凝和张祐后来都没有考上进士。没有进士头衔不容易进入官场，更难以上迁至高位。好在大小官职自然会另有人来担任，多两个优秀诗人是更好的事情。

徐凝不管什么“人间荣耀”而潜心诗酒，他的诗在《全唐诗》（卷四七四）有一百首之多，且颇有名篇。徐凝很喜欢月亮，诗里常常写到，再举两首来看——
皎皎秋空八月圆，
嫦娥端正挂枝鲜。
一年无似如今夜，
一年无似如今夜，
十二峰前看未眠。
——《八月十五夜》

年年明月总相似，
大抵人情自不同。
今夜故山依旧见，
班班扇影碧峰东。
——《却归旧山望月有寄》

在后一首中，他又认为他故乡的月亮是最值得怀念的了。热爱家乡的人说月是故乡圆，对于这种审美移情的作用，徐凝有着透彻的了解，所以上来就说“年年明月总相似，大抵人情自不同”。各处的明月本亦相似，全都“无赖”，美得无法形容，而《忆扬州》诗中把扬州的月亮说得那样了不起，无非是有一位他所深爱的女神在这里。

徐凝对扬州月亮的歌颂正中扬州人的下怀，于是“二分明月”在这里就变得名声大了；而在更广大的地区也是如此。如果推举徐凝为扬州的形象代言人，他应当是当之无愧的。